

## 美国的霸权地位与中美经贸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宋 泓

近年来, 贸易不平衡已经成为中美之间经贸关系中的核心议题, 也是美国促使人民币升值的主要原因。美国似乎总爱以此为借口给中国施加压力, 促使人民币不断升值。其中暗含的前提是中美贸易应该是平衡的。只有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才能解决这种不平衡。并且, 还有不少的经济计量分析, 在各种假定的基础上, 估算出美元要贬值、从而人民币要升值多少美国贸易赤字才会平衡, 或者降低到可以持续的水平, 或者中美贸易才能平衡。似乎中国成了美国贸易不平衡的原因。本文拟从历史和全球视角来分析这个问题, 并指出其影响, 最后也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 一、金本位和贸易平衡

一个国家的国际贸易通常要保持平衡。而这种贸易的平衡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

第一, 整个国家的贸易保持平衡, 即: 广义的贸易平衡:

$$\sum \text{Export}^i = \sum \text{Import}^i \quad i=1,2,3\cdots (\text{不同的国家}) \quad (1)$$

第二, 狭义的贸易平衡, 即: 不仅整个国家的贸易要保持平衡, 而且, 对每个贸易伙伴的贸易也要保持平衡。因此, 除了上一个平衡条件 (1) 之外, 还要附加如下约束:

$$\text{Export}^i = \text{Import}^i \quad i=1,2,3\cdots (\text{不同的国家}) \quad (2)$$

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是一些中间状态。譬如, 对不同组合的贸易伙伴的贸易平衡。如对亚洲、对北美自贸区、或者对东盟贸易伙伴的贸易平衡, 等等。

而对外贸易的不平衡则表现为一种财富 (贸易盈余) 或负债 (贸易赤字)。在金本位制度下, 一个国家的贸易不平衡, 总是要通过国际之间黄金的流动来结算。由于一个国家的黄金储备总是有限的, 因此, 没有国家能够长期保持贸易逆差, 或者贸易顺差。如果一个国家的黄金储备用尽, 那么, 为了支付这种逆差, 该国便需要限制国内消费, 增加出口, 减少进口, 或者变卖国内资产偿还债务。在国家举债时期, 该国的资产价格要缩水, 货币大幅度贬值, 资本大量外逃, 利息率上升, 甚至整个国家也可能达到破产的境地。

### 二、美元与美国的贸易不平衡

在金本位下，即便是“日不落”的大英帝国也不能破坏国际之间债务或者资产黄金交割的规则。但是，美国的崛起以及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出现却改变了这种规则。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一反过去的孤立主义国际战略，开始积极倡导国际范围内的自由贸易。1944 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后，建立了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等国际组织为代表的新型世界经济体系。该体系中的核心是确立了各国货币与美元的固定汇率，以及美元与黄金的价格比率，从而确立起美元作为世界核心货币的地位。在随后的 20 多年时间中，该体系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确立了一个比较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促进了这些国家的恢复和建设，并创造了战后西方国家持续时间最长的黄金增长时期。

对遭受战火洗礼和战争创伤的欧洲列强来讲，新的国际金融体制和自由贸易能够避免以前的“以邻为壑”的贸易战、汇率战，甚或军事冲突的出现，并带来了充裕的黄金储备和巨额美国援助，但同时也意味着美国力量在国际范围之内肆无忌惮的大扩张，意味着它们将逐渐沦为美国的卫星国。对美国来讲，新的国际金融和经济体制，确定了美元在世界经济中的核心地位，也打开了国际市场，建立了以自己为中心的国际格局。在这种体系下，利用超强的经济优势，美国逐渐收购了欧洲列强前殖民地的采掘工业，尤其是中东的石油业，并推动战后新的国际分工格局的建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为美国提供原材料和出口市场，美国则向全世界提供新兴的工业产业和农产品。同时，美国的贸易盈余被用来购买世界上最具生产效率的产业、矿产和农业种植园。在政府的保护下，美国的投资商和银行家对世界经济控制越来越强。以此为依靠，美国也逐渐演变成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中的政治和经济事务的绝对领导者。到 1949 年，世界黄金储备的 3/4 都被通过贸易盈余的形式集中在美国财政部手中。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贸易盈余水平能够达到美国当时所达到的地步。

我们也应该看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安排所存在的潜在风险。首先，美国的黄金储备会更加容易地被其他国家吸纳过去。在美元不是作为核心货币的情况下，只有出现贸易赤字或者大规模对外举债时，黄金储备才会作为国际支付手段而流出美国。以当时积累的黄金储备的规模以及美国经济的实力，这种情况几乎是不会发生的，至少会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但是，在美元与其他货币挂钩，并以固定比率与黄金兑换的情况下，即便是美国自己的贸易继续保持盈余状态，那么，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就会导致美国黄金储备的大量流出。而黄金储备的大量流失则会威胁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存在，破坏金本位体制的延续。譬如，在戴高乐总统的坚持下，50、60 年代法国和德国的外汇盈余，每个月结算一次，并兑换成黄金流回。其次，在这种安排下，即便美国的总体贸易保持盈余或者平衡，但是，对任何贸易伙伴的贸

易赤字都会导致黄金储备的流失。因为，在这种安排下，美国对其他贸易伙伴的贸易盈余，可以以美元债券的形式出现，而未必会涉及到黄金的流回。而其他贸易伙伴对美国的贸易盈余却可以兑换成黄金转移出去。这是一种不平衡的安排。第三，在金本位的安排下，大量黄金储备的流出，以及黄金储备的减少也增加了美国的外部平衡风险。任何可能的对外贸易赤字，或者对外举债风险都可能引起本国汇率、利率以及整个宏观经济的波动，从而损害本国健康的经济发展，也间接动摇各国对布雷顿森林体制下的金融安排的信心。

布雷顿金融体制安排中存在的问题在 60 年代开始显现。1964 年，由于庞大的海外军事基地建设和维护以及不断的战争，尤其是越南战争的巨大开支，美国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举债规模首次超过了它的黄金储备。[1]这意味着在布雷顿金融体制安排下，这种黄金是可能被挤兑完的。为了平抑国际金价的上升，美国的黄金储备不断被抛售。1968 年 3 月，在经过 6 个月的连续抛售之后，美国的黄金储备达到了 100 亿美元的水平。美国财政部公开宣称，达到这个水平之后，美国将停止黄金抛售，而任由市场决定其价格。这样就出现了两个黄金价格：一个是市场价格，另一个是官方价格。3 年之后的 1971 年，尼克松总统断然宣布终止美元与黄金的兑换承诺。从此，“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

“美元与黄金脱钩”，在国际金融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它标志了国际金本位体制的终结，而以美元为基础，或者正如美国著名学者迈克尔·哈德森（Hudson, 2003, 2005）所说的，以美国政府债券为基础的新的国际金融体制的建立。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以及债务的最终支付手段，具有不可兑换性。这样，就无形中给美元的发行国——美国创造了几乎无限的金融政策空间：一方面，拥有发行美元的独一无二的权利，另一方面，却又不承担美元兑换的责任。譬如，在这种体制下，外国政府对美国的贸易盈余不能再被兑换成黄金，而只是以美元、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以美国政府发行的债券形式存在。而这种债券只是美国政府对外国政府债务的一种承诺。这样，在金本位体制下，伴随着一个国家贸易不平衡所发生的、以黄金为代表的资产转移（贸易赤字）或积累（贸易盈余）就演化成为一种美元债务或者以美国国库券为代表的债权的积累。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或者通过其贸易伙伴贸易不平衡的形式，或者通过自己贸易赤字的形式，它可以自动地从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那里得到美元回流，从而得到其他国家政府的低息借款。并且，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不平衡越大，或者美国的贸易赤字越大，外国政府拥有的美元贸易盈余越多。相应地，这种美元盈余所购买的美国政府债券也越多。与此同时，通过贸易不平衡和贸易赤字，美国也可以不断推动越来越多的国家拥有美元、使用美元，从而大大推动美元国际化的进程。而美元的国际化程度越高，美国就

越能实施贸易赤字战略。

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金融安排。但是，我们不禁要提出这样的疑问：（1）这种安排的影响和后果是什么？（2）美国为什么能够建立这种体制，而其他国家则不能？同时，为什么其他国家不反对呢？（3）这种操作的限制是什么？

这种安排，实际上，对美国非常有利。一方面，美国可以继续维护它庞大的海外战争开销以及军事基地的维护费用，维持国内的投资和消费支出保持经济的不断增长和扩张。另一方面，它的贸易赤字可以通过政府债券的形式，吸纳外国的贸易盈余。这样，美国的贸易赤字以及由此而来的债务，并不需要对本国国民或国内企业征税，或者从国内金融市场上筹措。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政府债券实际上相当于一种对外国政府征收的一种税收。更重要的是，利用这种安排，美国还逐渐建立起自己在世界经济中的霸权地位。

而对其他国家来讲，这种安排会带来外部平衡上的保障，也能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金融环境；但同时也会带来损失。这种损失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纯粹经济上的损失——美国债券的收益率比较低，同时，流动性比较差；二是经济独立性上的损失——对美国以及美国经济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从而丧失了独立的经济政策选择空间。

从世界的角度看，这种安排下，国际社会的大部分资源被运用在军事建设以及战争上，从而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同时，美国庞大军事设施和肆无忌惮的战争行为也造成了世界的不稳定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的非民主化倾向——美国成为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的超级大国，为所欲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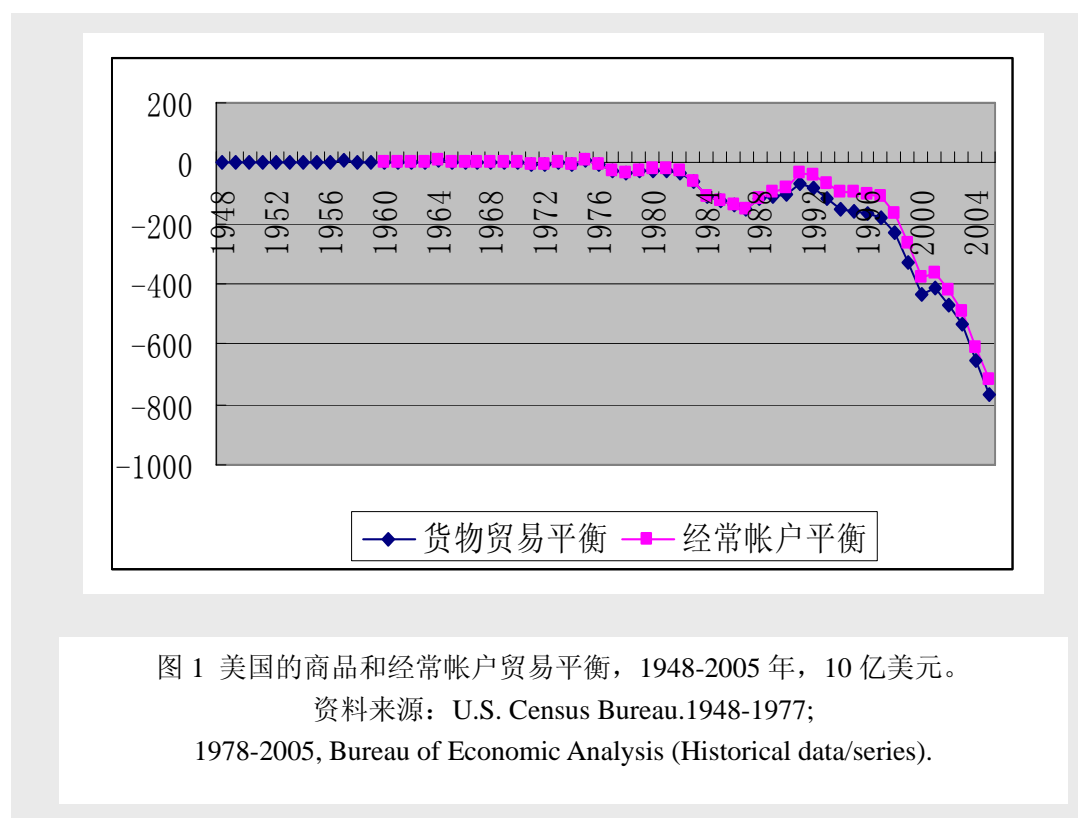
美国为什么能够进行这种操作和安排？而其他国家为什么没有进行反对呢？

首先，历史地看，这种金融体制的形成也是偶然的和渐进的。一开始，美国只是为了应急而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其他国家也没有反对。这些国家之所以没有反对，很重要的原因在于：（1）出于对美国实力的信心。即便是 50、60 年代进行大规模海外军事基地建设以及朝鲜和越南战争时期，美国的对外贸易仍然在绝大多数年份都保持着巨额的贸易盈余状态。[2]（2）尤其重要的是，美国债券的支付，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这些国家对美国的贸易盈余，而是对其他国家的贸易盈余。如果不接受美元和美国债券，那么，也许更坏的选择是必须接受其他贸易伙伴的债券，甚或是其货币。这是一种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所有国家的贸易盈余，不管是对哪个贸易伙伴的，都希望通过美元与黄金之间的承兑比率兑换成黄金；而自己对美国或者其他贸易伙伴的贸易逆差则可以转换成美国政府的债券。（3）对美国的出口贸易盈余是美国从事冷战而形成的。而冷战对抗中，所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似乎都从美国的行为中获取了安全保障。（4）美国债券，毕竟确立的是一种债务关系，美国还要支

付利息。虽然，比起来其他方面的收益来讲，低了一些，但是，比起单纯的黄金储备还是要好一些。

其次，其他国家也是被迫去接受这种安排的。外国政府如果反对这种做法，譬如不愿意将自己手中的美元换成美国政府债券，那么，巨额的外部盈余将促使该国的货币对美元的相对升值。对持有美元和美元债券的外国政府来讲，这种贬值会带来两种不利影响：其一，促使所持有的美元债券缩水；其二，促使本国货币升值。而这种升值则会削弱本国企业和产业的竞争能力。在 1971 年曾经出现这种情况。外国政府停止购买美国政府债券之后，国际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导致美元贬值 10%。而这种贬值是其他国家不愿意看到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其他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讲，是被迫接受美国债券，从而间接支持了美国贸易赤字以及政府财政赤字的不断扩大，并维持了这种奇怪的金融体制安排。

但是，自 1972 年之后，利用贸易不平衡和自己的贸易赤字来不断吸收其他国家的贸易盈余就逐渐成为美国政府采取的一种有意识和精心设计的战略。尤其是 80 年代之后，美国便变本加厉地推行贸易赤字战略，贸易赤字也成为一种常态。



美国的这种赤字战略能够推进到何种程度？

这里的分析，我们假定：美国贸易赤字能够通过美国政府债券的形式回流，从而保

持了美元汇率的稳定以及美国利息率的较低水平。这样，美国贸易赤字的规模可以通过成本和收益分析方法找到一个平衡点。

在贸易赤字状态下，美国贸易赤字是通过政府债券的形式平衡的。只要美元债券的利息支付额度要小于美国在海外的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利润和利息所得总和，那么，利用政府债券吸纳外国贸易盈余的做法就能够继续进行。以 2005 年为例，该年度国外持有美国债券的净值为 2.688 万亿美元，美国为此支付的利息总额为 1140 亿美元（Scott, 2006）。同年，美国在海外 FDI 的规模为 2.454 万亿美元（以现时成本价为准，下同。），外国对美国的 FDI 规模为 1.874 万亿美元。但是，美国对外投资的利润率要远远高于外国的水平：按照现时成本价基础上所做的估计，1982-1991 年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收益率为 8.5%，[3]而外国在美国直接投资的收益率仅为 2.2%。因此，我们可以估计出来自 FDI 的净收益为：1673.6 亿美元。这样，2005 年美国净利息支出要小于净利润所得，差额为 533.6 亿美元。

不仅如此，由于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在世界各地流通，美国每年也由此获得巨额的利息支出上的节约。以 2005 年为例，我们估计，流通中的美元数量为 8547 亿美元。其中，国外流通的数量大体上为 50%~67%。这种流通对美国带来的利息节约大体上为 240~320 亿美元（Lamber, & Stanton, 2001）。

因此，美国贸易赤字战略的余地还很大。按照 2005 年美元作为世界货币所得到的利息节约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的净收益的规模，以政府债券形式，美国可以承担的外债规模在 2.688 万亿美元净外债的基础上，可以再增加 1.8-2.0 万亿美元。如果这些新增加的外债都是由于对外贸易赤字造成，那么，美国的贸易赤字的规模可以达到 2.6-2.8 万亿美元，即相当于 GDP 的 20-22%。[4]另外，从美国外债的规模来看，4.5-4.7 万亿美元的净外债也处在当年 GDP 的 30-40% 的合理范围之内。

### 三、美国的霸权地位与中美经贸关系

与以美元为核心的全球金融体制相对应，美国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了以自己为核心的世界经济体系，并进而确立起全球霸权地位。

首先，美国有意识地推销美元债券，并推动其他国家对自己的市场和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依赖。20 世纪 80 年代、尤其是 80 年代中期美国由债权国转变为债务国以后，美国有意识地利用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建立起以自己为核心的新型经济依赖体系。通过贸易赤字政策，一方面，美国的很多贸易伙伴都实现了贸易盈余。而这种对美国的贸易盈余所实现的美

元积累，又会通过购买美国政府债券的形式回到美国。否则，则会引起本国货币的升值，从而面临被挤出美国市场的危险。更重要的是，对美国贸易的贸易盈余还促使很多贸易伙伴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加深。尤其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美国市场几乎成为外汇积累的主要来源。这样，在与美国的双边贸易谈判中，这些国家便很容易地处在劣势地位，任由美国左右。

美国也充分认识到和利用了自己的这种优势地位。通过调整美元与不同贸易伙伴汇率的方式，或者通过直接的市场准入的形式迫使这些国家就范。

另一方面，与如上宏观方面的变化相对应，从微观的方面看，美国的贸易赤字战略也促使国际分工关系的剧烈调整和改变。特别是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个人计算机的发展和普及，一种新型的、以大型跨国公司、尤其是美国企业为龙头的国际生产网络开始形成并在全球防范内快速发展。不仅是产业之间和产业内部，而且是一个产品内部的不同价值增值环节的分工也开始在国际范围内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越来越多的国家，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被融入到一个产品和产业的生产过程之中。而发达国家及其企业则集中在价值增值较高的营销、研究和开发以及产品的设计、品牌建设上。

其次，在自身市场开放的同时，自 80 年代开始，美国，以及它所控制的世界银行和 IMF 还积极推动其他国家，尤其是拉美的债务国家推行“投资和贸易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即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政策。这种政策上的调整对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投资和贸易的自由化，促使传统的“进口替代”战略被“出口导向型”战略所取代。面临激烈的进口竞争，进口替代战略时代发展起来的当地产业在萎缩。债务危机下所进行的、对国有企业 and 资产的“私有化”和“市场化”，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在变卖国有资产，偿还和清理债务。在这种名分下，国外跨国公司以并购形式所进行的直接投资，不仅廉价收购了当地重要企业和战略产业，而且，压缩了当地政府的政策空间，削弱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能力。

在国际范围内，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等东亚“四小龙”所推行的“出口导向”型战略被描述成“华盛顿共识”的模板进行推广。结果，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成为一种国际时尚。

再次，对于转型国家，美国则一方面促使这些国家融入国际市场、尤其是美国自己市场，另一方面则在条件成熟时，提高要价迫使这些国家推行“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政策。而对于游离于国际社会之外的落后国家则进行诱惑和打压。

这样，仅从经济方面来看，美国就形成了以自己核心的国际分工体系，并根据在该体系中的位置对不同国家和地区，采取截然不同的战略和措施。

在这个体系中，美国占领制高点：一方面，通过贸易赤字和市场开放，充分享受低成本初级产品、原材料和制成品；另一方面，控制高附加值、高利润率的价值链环节，控制品牌和营销网络，掌握高新技术以及标准制订权，倡导知识产权保护和对外国投资企业的国民待遇。尤其重要的是，美国还利用所处的制高点进行战略投资，一方面，在债务危机的国家中进行大肆收购，廉价并购当地的核心企业和战略产业，控制当地经济；另一方面，利用美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以及雄厚的金融资产，影响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股票市场，炒作初级产品和石油期货，冲击落后国家的外汇市场牟取暴利。

在这个体系中，美国一手付出的是低成本的美政府债券，而另一手得到是高收益的回报——通过并购国外企业和战略性产业；通过控制高附加值的品牌、营销和技术研究开发、标准确定等活动；通过炒作初级产品和石油期货而来的高回报。这就是美国企业和美国投资者控制的海外资产的收益高于其他国家企业以及其他国家投资者控制的美国资产的收益的原因，也是二者结构上不同的原因。[5]

在这个体系中，美国可以根据自己利益，对不同国家采取不同的战略和政策。

那么，在这种图景中，中美经贸关系处在何种地位呢？

首先，中美经贸关系是以前的美日、美国与亚洲四小龙经贸关系的一种延伸。二战以后，尤其是 80 年代以来，美国通过跨国公司投资（促使海外分包以及海外筹供形式的投资）以及对外开放的形式，最先为日本、随后为东亚四小龙以及后来的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出口导向战略发展提供外部市场的支持，并促使这些经济体形成贸易盈余；然后，又迫使这些国家和地区通过购买美国政府债券的形式将这些贸易盈余转化成对美国的投资。

另一方面，美国的跨国公司通过投资的形式进入这些国家和地区，形成这些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而这些投资所生产的产品又通过贸易的形式返销美国。这样，就形成了这样的格局：东亚国家和地区保持或基本保持了投资和贸易的双顺差的局面，而美国则保持了投资和贸易的双赤字，甚或投资、贸易和政府收入的三赤字的格局。其中的核心或者纽带就是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美国的贸易赤字转变成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盈余，这些贸易盈余又转换成美国的政府债券。

在这种格局，美国可以通过控制出口市场，以及对外投资的手段，以某个单个国家或一组国家和地区贸易盈余的增加和存在作为借口，迫使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货币进行升值，并将新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带入这种循环，从而调整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次序以及发展机会，削减潜在威胁，维护自己的垄断和霸主地位。日本、亚洲四小龙以及现在的中国都面临这样的压力。



其次,历史地看,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不断深化的一个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地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并成为 20 多年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惠国。在这个过程中,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至少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第一,1989 年之前,促进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促进中国逐渐融入世界经济。第二,1990-2001 年间,在确定中国坚定不移地进行对外开放后,美国进一步提高了融入世界的标准和要求,并以此为借口迫使中国进行各种改革,更彻底和全面地开放市场。入世谈判是典型的代表。第三,2002 年至今,在中国已经深深融入世界经济,转变成为亚洲四小龙、日本和美国欧盟的中介,成为世界重要的制造基地之后,美国开始以中美贸易赤字为由,迫使人民币汇率进行调整。通过汇率调整促使中国经济的转型。

美国现在对中国的这种政策思路,实际上,和 80 年代对待日本、欧洲以及亚洲四小龙的政策一脉相承。

#### 四、中美贸易不平衡与中国的政策选择

在未来相当长时期之内,美元地位和以美国为核心的现有国际格局(宏观和微观格局)是不会发生改变的。从微观方面讲,生产过程的分解以及产业国际转移是跨国公司追求最大化利益的结果,也有利于资源超国界配置。从宏观方面讲,美元地位的变化直接联系着美国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中的地位。以美国现在的实力,这种改变是很难的。

在这种格局下,中美贸易不平衡会长期存在,但美国和中国的地位是非常不对称的。譬如,在现在的国际经济关系中,中国处在亚洲和美国的中介地位上:一方面,从美国和欧盟获取巨额的贸易盈余,另一方面,又对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保持巨额的贸易逆差。当然,中介地位的结果,一方面也促使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入,另一方面,也使中国每年赚取很大贸易盈余。如果美国限制中美之间的贸易盈余规模,实际上,是间接地约束中国的中介地位,限制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尤其是东亚经济的融入程度。但是,限制中国的结果是造成对中国的贸易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去;流向中国的产业转移性投资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去。实质上,美国这样做的目的是在挤压我们国家的政策空间,即:一方面,通过 WTO 成员资格方式打开了中国的内部市场,另一方面,又通过各种形式,譬如三个不利条款,以及人民币汇率等手段限制中国比较优势的发挥和利用。对美国来讲,这种打压的代价很小:只不过重新换了一个打压的对象而已。一切都会重新开始。

在这种限制下,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压力:其一,继续参与国际化和全球化

的范围和程度将大大受限，比较优势的发挥以及廉价劳动力优势利用不充分，结果造成应该上的上不去，不应该转移的被迫转走。严重时，会造成整个经济发展的中断或停止，甚至陷入长时间的停滞和徘徊之中。日本经济在 90 年代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二，被迫走内需拉动型增长之路。实际上，在经济开放条件下，所谓的“内需”拉动力会很有限：一方面，进口很容易，内需不可能留给国内企业；另一方面，如果有内部需求，且又有利可图，在比较健全的市场经济下，企业为什么会走向出口市场？

比较可行的战略选择是：继续坚持现有的对外开放路线，继续大步融入世界经济；同时，大力促进和支持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支持国内企业的自主创新和能力建设。这是我们国家走向富强的必由之路。

具体的对策层面上，有这样两个选择可以考虑：其一，战术性的选择：以双边的谈判和协商为基础，同时，以多边体制作作为反制美国的手段。在具体的贸易冲突中，我们很难在双边的范围和美国达成什么协议，因为，在 WTO 承诺中，给美国留了足够多的手段和机制来限制和约束来自中国的出口。因此，在以利益关系为基准的中美关系中，双边的谈判和协商很难达成一种协定。纺织品谈判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我们必须有多边框架之内的挤压才能有所突破。因为，多边框架，虽然也是基于经济利益之上，但是它提供了超越双方利益的一个平台。其二，战略性的选择：（1）FTA 战略。譬如成立中美贸易自由区；或者成立包括中美在内的东亚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在一起的跨区域 FTA。（2）和欧盟建立战略联盟，共同挑战美元的国际地位。譬如逐步支持欧元的地位，或者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考虑到，美国和欧盟之间的盟友关系，中欧之间的合作，要挑战美元的国际地位，从而美国的国际地位则还需要很长的一段路要走。（3）真正到美国期望方向、甚或盟友方向发展。譬如，正如佐立克的讲话中所期待的那样，成为美国的一个利益共担者。总之，要尽可能为中国的长期发展创造比较宽松的国际环境和氛围，并大力支持国内企业和产业的创新和升级。

## 五、简单的结论

前面的分析可以让我们得出这样几点结论：

1. 美国的贸易赤字是一种长期战略。美国不会平衡它，也不会削减它。长远看，这种贸易赤字还有很大的扩展空间。
2. 美国的贸易赤字并不是中国创造的，但是，中国确实是这种赤字的最大分享者之一。
3. 以中美贸易不平衡为理由促使人民币升值只是一种巧妙的借口和游戏。这种借口和游

戏在不断地上演。其中，纠正贸易不平衡是假，促使人民币升值是真。

4.要求中美贸易平衡是一种狭隘的贸易平衡观念。即便是中国和美国的贸易各自是平衡的，但是，我们也不能要求它们对任何一个贸易伙伴的贸易都保持平衡。

5.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最有效办法是提高我们企业和产业的技术水平和产品品质，建设我们的品牌和营销网络，确立我们自己的标准和体系。▲

### 注释：

[1] 注意，这种外债不是净外债规模。

[2] 在美国贸易保持赢余的情况下，为什么美国的黄金储备还是减少了呢？这里主要的原因在于：在布雷顿金融体制安排下，任何一个国家的贸易赢余都可以从美国那里兑换成黄金。因此，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造成了美国黄金储备的快速和大规模的减少。同时，在金本位废除的情况下，其他国家的贸易赢余，不管来源于何处，也可以换成美国政府的债券。而美国的贸易赤字，很显然，则进一步加剧了美国政府债券与外国外汇储备之间的联系。

[3] 同期，美国所有企业的赢利率为 8.4% (Landefeld, Lawson 和 Weinberg,1992)。

[4]美国经常账户赤字 2005 年为 7920 亿美元，而美国外债仅增加了 3330 亿美元。其中，主要的原因在于，美国所持有的外国债券，2005 年市值增加了 3840 亿美元，而外国所持有的美国债券的市值只增加了 690 亿美元。如果按照 2005 年美国外债增加与经常账户赤字的比率来推算，那么，美国经常账户的赤字规模可以更大，为 GDP 的 50-53% (Scott,2006)。

[5]就外债的构成来看，美国持有的外国股权的比例要远远高于外国投资者持有的美国股权的比例。以持有的长期政府债券为例，国外投资者持有的美国长期政府债券中，4.1 万亿美元为政府债券，股权债券 2.1 万亿美元，而美国投资者持有的外国政府长期债券中这两者的数量分别为 1 万亿和 2.6 万亿美元。

### 参考资料：

1.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and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2006, Report on Foreign Portfolio Holdings of U.S. Securities.

2.Hudson, Michael, 2003 (Second Edition), Super Imperialism-The Origins and Fundamentals of U.S. World Dominance, Pluto Press: London, Sterling, Virginia.

3.Hudson, Michael, 2005 (New Edition), Global Fracture-The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Pluto Press: London, Ann Arbor, Mi.

4.Lamber, Micheal J. and Kristin D. Stanton, 2001,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the U.S. Dollar as an Increasingly Global Currency: A Federal Reserve Perspective'. WWW://federalreserve.gov.

5.Landefeld, J. Steven, Ann M. Lawson, and Douglas B. Weinberg,1992, 'Rates of Return on Direct Investment Rates of Return on Direct Investment', 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6.Scott, Robert E., 2006, 'Increases in Foreign Liabilities Financed Through Sale of Government Securities', International Picture, Jun., 30, 2006.